

● 中国古典小说文库

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

小 五 义

▲ 石玉昆 / 著

侠

义

小

说



小五义



▲
石玉昆



第一百四回

蒋泽长水灌沈中元 众乡绅奉请颜按院

词曰：

矫若云中白鹤，羡他绝妙飞行。

忽然落下半虚空，能不令人发怔。

宝剑肩头带定，人前念佛一声。

热肠侠骨是英雄，到处人皆钦敬。

且说蒋爷同着那人刚一拐山环，就瞅见半山腰内一个人蹿将下来，蹿在大人船上。蒋爷一嚷刺客，卢爷撒腿往前就跑。徐三爷眼快，说：“站住吧，大哥，不是外人。”卢爷也就噗哧一笑：“可吓着我了。”敢情是他把大人也吓着了。你瞧，无缘无故，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个人来，银灰九梁巾，道袍、丝绦、鞋皆是银灰颜色，除了袜子是白的；背背二刃双锋宝剑，面如满月相似，五官清秀，三绺短髯。他回手拉宝剑，念声“无量佛”。大人也不知道老道从何而至，一瞧那意思，不是个行刺的。见他一回手就要拉双锋宝剑，喝说：“你等这些喽兵，好生大胆！”将摆剑要剁。船舱之中说：“道师兄，你且慢，大人现在此处，你要作什么？”赶着出来，双膝点地，给云中鹤魏道爷磕头。

你道云中鹤从何而至？自打夹峰山说明了帮着大众破铜网，定襄阳。回到庙中，把自己应用物件全都带好，将庙中事安置妥当，离了三清观，直奔武昌府。正走到柴货厂，看见湖口里面浩荡荡的大

黄旗子飘摆。上写着“钦命”、“代天巡狩按院……”，山头遮挡，往下就看不见了。自己心中一忖度，必是颜按院大人吧。忽听里面呛啷一阵锣响，意欲奔黑水湖，没有船只又进不去；上黑水湖西边那座山看看，又没有山道。仗着老道常走山路，山头却又不高，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竟自走到上面去了。往下一看，正是喽兵在那里导絨绳哪。东岸上站着好些个人。看又不象山贼的样儿。看那旗子，可不是颜按院大人吗！自己一着急，飞身蹿将下去，念了一声“佛”，拉宝剑要断软硬拘钩。

此时白面判官柳员外打里边出来，说：“给师兄叩头。”魏道爷一问：“师弟因为何故到此？”弟兄约有十七八年没有见面，见面觉着有些凄惨。柳青说明了自己的来历。魏道爷点头。正说话之间，就听见岸上有人叫亲家，原来是穿山鼠徐三爷到。魏道爷一瞧沈中元，水鸡儿一般。还有一个也是水淋淋的衣服，可就是蒋四爷。

大家上船，云中鹤俱一一的单手打稽首，念声无量佛。徐庆同他见蒋四爷。见礼已毕。蒋爷复又给魏道爷行了一个礼说：“我听三哥说，请出魏道爷来，帮着我们大众与我五弟报仇。慢说我们感念道爷的这一番好处，就是死去的我们五弟，在阴曹地府也感念道爷的功德。”徐三爷在旁说：“你瞧你这絮絮叨叨的，也不知是作什么！自己哥们，那用那些个话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说：“贫道既然点头，敢不尽心竭力。”

沈中元在旁双膝跪倒说：“师兄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小弟沈中元与兄长叩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，说：“你今年岁数也不小了，比不得二十上下的年纪了，也应当奔奔正途才是。你想想你所为的都是什么事情？我为你们两师弟，远走他方，云游天下，皆因有这个师兄弟的情分。一人增光，大家长脸；一人惭愧，大家惭愧。按说弟兄们甘载光景，未能相逢。弟兄们见面，怎么我就数说你一顿？皆因你作事不周，连劣兄脸上也是无光。”沈中元说：“小弟早有弃暗投明之心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事到如今，改邪归正，不必兄长惦念了。”

正在他们说话之间，里边传出话来说：“大人有请蒋护卫。”卢爷叫蒋爷换上衣服，蒋爷就进去面见大人，给大人行礼，给大人道惊，在大人跟前请罪。大人又把沈中元的缘由，说了一遍。大人深知蒋爷是能牙俐齿，派蒋爷与沈中元、韩彰两家解和。蒋爷点头。大人然后又问：“打半山腰中飞下来的那个老道是谁？”徐三爷回话，如何回得明白，向来又不懂得说官话，一张口就不成文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他是我小子，是我儿子的师傅，我们是亲家。”大人瞪了他一眼，话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又说：“我回话大人听不明白，问我哥哥吧。”他也想着说的不是滋味了，推在卢爷身上。卢爷接过来，这才把始末缘由说了一遍。大人方才听明白。原来老道是沈中元、柳青的师兄。被众人请出来帮着定襄阳，破铜网，与五弟报仇。大人方才看见老道有些道骨仙风的气象，自己一忖度，此人是请出来的，不可慢待。况又是徐校尉的亲家，便立刻吩咐有请魏道爷。魏真进了船舱，与大人行礼。大人赶紧站起身形，抱拳带笑说：“魏道爷请坐。”上下一打量，魏真好一番的气象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颜大人，用目瞧。见此人，好相貌。入玄门，当老道。看身材，七尺高。九梁巾，把头皮罩。素带儿，脑后飘。迎面上，有一块无瑕美玉，吐放光毫。穿一件，灰布的袍；系一根，细丝绦，在腰间，来回绕。蝴蝶扣，系得牢；相衬着，灯笼穗儿，被风摆摇。白布袜，腰儿高。银灰的鞋，底儿薄。行不偏，走正道。背后背，无价宝。二刃双锋，是一口利刃吹毛。看先天，根基妙。看后天，栽培得好。地格圆，天庭饱。二眉长，入鬓角。看双睛，神光好。土形正，双腮傲。耳轮厚，福不小。唇似涂朱，还有三绺胡须相配着。这老道，真奇妙。不修仙，不了道，不爱钱，不贪钞。暗隐着威，面带着笑，喜管不平事，专杀土棍豪。每遇那，污吏脏官、奸夫淫妇，不肯饶。

大人看毕，暗暗夸奖，叫人与道爷预备一个座位。魏道爷那里肯坐，让至再四，方才落座。与众位打了个稽首，念了一声无量佛。大人说：“本院久闻魏道爷之名，方才又听卢校尉等所说，魏道爷肯出来拔刀相助。待等事毕之时，本院奏闻万岁，必然要声明魏道爷之功。”云中鹤说：“小道无能，无非听着言讲五老爷死在铜网，被奸王所害，实在凄惨。小道也是一腔不平之气，焉敢称为拔刀相助。众位老爷们前去破铜网，小道有何德何能，不过巡风而已。”大人说：“魏道爷不必太谦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就见一宗诧异，那船忽悠悠直奔东山边而来，把大众吓了一跳。

怎么这船自己走起来了呢？大人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知道底下有人，转身蹿入水中，才把胡烈、邓彪叫将出来。原来是蒋爷预先叫他们两个，拿着青铜刺，容拘钩搭住船只往里拉的时节，叫他们用刺钩挂住船底，往里就带。两个人扎在水中，用刺挂船，嗣后，怎么也挂不动了。缘故是拘钩不拉了，两个人如何挂得动？这才用平生之力，慢慢忽悠悠的也就奔了东山边了。蒋爷下去，把他们拉上来。到了上面，才能告诉，不可能在水里头说话。蒋爷就把水灌沈中元，大人到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随后带着两个人到了船上，放下青铜刺，与大人叩头。说明了他们的来历，大人收留下来，叫他们跟着当差。

大人又问：“你们大众如何到得此处？”蒋爷就把寻找大人，误入黑水胡，杀了山寇，饶恕了喽兵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，岸上那些人，都是十八庄的会首。大人说：“既然他们献了些衣服，又预备了吃食，也俱是为国有益的好百姓，应当请来一见。”蒋爷这才下去把那些乡绅们请将上来，俱与大人叩头。大人倒说了些谦虚的言语。那些人请大人上柴货厂暂且歇马，明日起身。大人不肯，众人跪着不起来。大人出了个主意，就在山中聚义庭中住一夜，明日再走。大

众只可点头。就此请大人下船，上聚义庭。

众乡绅派人出去治办上等的海味官席几桌。也皆因柴货厂地势宽阔、繁华，要是背乡，也不能这么便当。

蒋爷、沈中元、邓彪、胡烈俱都换上衣服，众喽兵跪接大人。众人到了聚义分赃庭中。晚间由外边厢酒席备到，连知府带总镇大人，文武大小官，以至外边兵丁等，还有蒋四爷等，连众会头带喽兵，大家饱餐一顿。席间，把君山归降大宋，回禀了大人一遍。又把盗彭启假扮阴曹画阵图，回了大人一遍。大人问：“画阵图有些个日子，大概也就画齐备了吧？”蒋爷说：“这日限也不少了，大约也画齐备了。”就此回明大人，把喽兵也打发上君山去，待等襄阳用人之际，再调他们上襄阳。大人也就依着蒋爷的主意。蒋爷叫分水兽邓彪取纸笔墨砚去。分水兽说：“四老爷怎么又来取笑我们，这哪有纸笔墨砚呢？”这才用知府带来的文案，叫他们预备着。蒋爷亲笔写了书信，封固停妥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大人打发文武官员，俱都免送，回衙理事。大家一定要送，说至再四，这才不送了。连兵丁们俱都叫他们回去。早饭又是十八庄会头预备。早饭用毕，山中也没有什么物件，喽兵也不用分散。蒋爷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带上一对青铜刺，请大人下山。余者众人保护，放火烧山，为的是贼要再来了，没有住处，自然也就存留不住了。顷刻间烈焰飞腾，万道金蛇乱窜。喽兵带着书信、盘费银两，直奔君山，暂且不表。十八庄会头要送大人一程，大人拦住。大人谢了他们。后来大人上京交旨，奏闻万岁。天子一喜，还赐了一块匾额，赞美他们村庄的义气。大家上船，大人在官舱中见火光大作，点头叹息：烧毁房屋，伤害有多少生灵！蒋爷早派听差的前去给武昌府送信。

内中单有柳青要见他师母去。蒋爷不愿意，说：“待等破完了铜网，索性你把这一个整人情作完了，再见不迟。”柳爷说：“趁着此处离长沙府不远，我去见见。我实在是想我师母。你只管放心，我

绝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不是那样人物。你们先走，随后我奔襄阳，绝不能误事。”这一说，云中鹤也要去，由沈中元带路。蒋爷一想不行，他们师兄弟凑在一处，睡多了梦长。万一不奔襄阳，便把他们怎么样呢？有了，我同着他们一处去就无妨了。就此回明了大人，四位一同起身，奔长沙府。

这一到长沙府，火焚郭家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

双锤将欺压良善 温员外惧怕凶徒

词曰：

世上豪杰不少，巾帼亦有须眉。
救人急难扶人危，竟出闺阁之内。
不是姻缘匹配，强求必定吃亏。
要擒恶霸将双锤，女中英雄可畏。

且说大人回武昌不表。蒋爷上长沙也不提。

单说的是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直奔长沙府。到了郭家营，过云雕朋玉认得。总是不巧不成书。自从小诸葛沈中元他们走后，本家有事，前文已经表过。王官雷英上长沙府郭家营，聘请双锤将郭宗德。这双锤将可就在长沙府。皆因此人臂力过人，受了襄阳王的聘请了。这人生就的臂力真大，虽不能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要论这一对双锤，实在是力猛锤沉。可惜他这样的本领，只是一件，叫他妻子误了一世的英名。

这就是那句话，大丈夫难免妻奸子不孝。他娶妻花氏，实在的不是个东西。郭宗德家中一贫如洗，他是个武夫，饭量最大。他交了一个朋友，叫崔德成。这个崔德成家大业大，就是孤身一人，尚未婚娶。皆因花氏不是个东西，那崔德成又有银钱，妇人嫌这宗德又穷，贪图了人家银钱，就把丑事作出来了。崔德成拿着银钱，叫郭宗德作买卖。这个买卖一多了，郭宗德也就作不过来了。又找了

领东的开了许多铺户，又拾夺了自己的房舍。前后东西共是四个大院子。后院拾夺的花园子里，盖了一座大楼。花氏起的名字，叫合欢楼。后花园中有些个奇花异草，太湖山石，竹塘等项。家业一大，双锤将的名气也传扬出去了。

双锤将不叫双锤将了，改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了个赖头龟。大人还不好意思叫他，小孩子可不管那个。他在前边走着，小孩子就在后边叫：“咳咳咳，赖头龟哪，上哪去呀，吃了饭了没有？”他瞧了那孩子一眼，也无非是干鼓肚子生气。那孩子更讨人嫌，又说：“赖头龟，你发了财了，你不是上我们家里讨饼子吃的时候了。”这个人一想，再要是孩子凑多了，更不好办了。真是！那些孩子聚在一处，唱起来了：“赖头龟，赖头鼋，丢了人，有了钱。”他要追赶着打他们。他们就跑了。自己一想不是事，不久要跟着王爷打军需去了，又不能携眷；要把家眷搬到襄阳去，又舍不得这片事业。再说，崔德成公然就在他们家里住着，也不回崔家庄了。总得想一个法子，怎么把他推出去才好呢。

这天忽然生出一个主意来，把崔德成请到书房内，两个人喝着茶闲谈。赖头龟说：“兄弟，你这不是事。凭你这个家当，这样的事业，打这么一辈子光棍，算怎么个事情？圣贤说过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非得说一个不行，早晚我给你为媒说一个。”崔德成说：“不要。别辜负了哥哥的心。”郭宗德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要？”崔德成说：“媒人叫我赶出去的许多。因何缘故？再醮的，不要；非品貌好了，不要。我总不相信媒人的话。”郭家德说：“难道说这一方就没有一个品貌好的么？你要什么样的？”崔德成说：“非得象我嫂嫂那品貌才行。还有一个，不行了。”郭宗德问：“是谁，怎么不行了？只要你看中意，我就能给你去说。”崔德成说：“那日清明上坟插柳的时节，看见温家庄温员外家有个女儿温暖玉，称得起美貌双全。我见了他一面，神魂恍惚，直到如今，我总有些个思念。可惜人家是有夫之妇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只要你看中如意，有夫之妇，她也得给

咱们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她要是给的无能之辈，还有你这一说。他给的是朱家庄朱德家，那如何行得了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你只管放心吧。后天咱们就办事，要是不给咱们，还会抢哪。若办妥了，兄弟你在哪办？”崔德成说：“要是妥了，我就在这办。”

赖头龟听了，虽不愿意，也是无法。有句俗言：宁借停丧，不借人成双。无奈可有一件，吃了人家的口软，使了人家的手软。自盖房屋，不敢说不行。崔德成虽说此话，也没有搁在心上。仍然告辞，上合欢楼去了。

双锤将把家人叫将过来，吩咐备办了八盘子花红彩礼，叫人备上马匹，自己换了新衣服佩上，出了房门，乘跨坐骑，带上众人，直奔温家庄。到了温员外门首，双锤将撇蹬离鞍下了坐骑。从人前去找门。里边有人答言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从人说：“开开吧，我们大爷来了。”正是温员外出来开门，一看就是一怔。他知道双锤将是一恶霸，素无来往，到门必没有好事。

温员外只好满脸陪笑，一躬到地。双锤将要行大礼，说：“老伯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岂敢，好兄弟，请到寒舍待茶。”说毕，往里一让，厅房落座。温员外问道：“驾临寒舍，有甚贵干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侄男闻听老伯有一千金令爱，我有个盟弟，此人大大有名，提起来大约老伯也知道，就是崔家庄崔德成。侄男作个冰人，可称得起是门当户对。”温员外连连摆手说：“辜负贤弟一番美意，我的小女已然许配人家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老儿，你太不知进退！好意前来说亲，你竟自拿这般言语推托于我。后天前来迎娶。孩子们，把定礼放下。”温员外把双锤将一拦：“且慢，我的女儿许配朱家庄朱德为妻。倘若不实，小老儿情愿认罚。”双锤将把手一抖，温员外扑通摔倒在地。他竟自扬长而去。

温员外放声大哭，皆因是安人已经故去了，就是自己带着女儿度日。女儿已经给了朱德，郭宗德硬下花红彩礼，不从吧，人家势力真大；从了吧，也得朱家答应。

乡村有点事情，街坊邻舍尽都知道。早有邻居过来探问。温员外就把始末根由，对着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七言八语，有说打官司的；有说找人打架，打完了和他打官司的。

温员外就依了这个主意。邻居散去，温员外到了后面，把此事对着女儿述说一遍。姑娘是个孝女，跟随天伦，温习儒业，熟读《烈女传》，广览圣贤文。口尊天伦：“女儿累及你老人家。他们明天一来，女儿我就速求一死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女儿先别行拙志，为父去到朱家送信。要是死，也是破着我这一条老命，先与他们拚了。我儿可千万别行拙志。”暖玉说：“孩儿死也不这么死，我还有个主意。”说毕，姑娘痛哭。员外劝解了一番，出来找了邻家二位老太太伴着姑娘，怕小姐行了拙志。

员外复又出来，离了自己门首，直奔朱家庄而来。到了朱家庄上，直奔朱德家中。

家下人等见了老员外来，说：“老员外爷，两眼发直，莫非有什么事情哪？”温员外说：“祸从天降，请你们大爷来了。”说着话，往里就走。从人说：“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也并没听见，直到厅房落座。温员外说：“请你们大爷。”众人说：“方才禀过员外爷，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说：“请你们二爷。”众人说：“我们二爷也没在家。”那边从人也说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都没有在家。”两边从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没在家。”温员外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苍夫哪！苍天哪！”从人问道：“老员外何故这么恨天怨地？”老员外，说：“咳，我们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！”那从人一个个瞅着，纳闷说：“老员外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”温员外对着朱家从人，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。

从人说：“员外爷来得不巧，前三两天还行呢！有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把兄弟沈大爷在这里的时候，这样的恶霸有一千也拾夺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怎么这么不巧，你们大爷、二爷到底上哪去了？”从人说：“上南乡取租子去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要给送信，明天晚上回得来，回不来？”从人说：“回不来。要是连夜赶骑着快马可行咧！”温员外说：

“烦劳你们哪位辛苦一趟，总是大爷来才好哪！我们姑老爷尚未过门，说话有点不便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见老太太从外边进来。甘妈妈一生是个直率的脾气。皆因朱文、朱德没在家，沈中元保着大人走了，娘两个还在这里住着，静听沈中元的信息，搬在哪里，好奔哪里。忽然听见前边哭哭啼啼。甘妈妈在后窗户那里听着，有听见的，有听不见的，就听见说：“硬下花红彩礼，无论怎么样，后天抬人。”听见这两句话，她亲身过来了。进了厅房，从人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这里住的甘老太太到了。”员外问：“哪位甘老太太？”从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沈大爷的姑母，眼下在我们这住着呢。要不怎么说前几天来好呢。沈大爷是有本事的，要论势力人情，我们这里有按院大人，可惜如今都走了。此时就是给我们大爷送信，也是无益。”温员外也是无法。

此刻，甘妈妈进来，员外与甘妈妈行了个礼。甘妈妈与员外道了个万福，让温员外坐下。甘妈妈也就落座，问：“老员外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咱们大家议论议论。谁叫我在我们老贤侄这住着呢！”温员外又把自己的事述说了一遍。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这个事，要是我们侄儿在这就好办了。等等，我给你算计算计。是找我们侄子容易呀，是找本家大爷、二爷容易？我们侄子是上武昌府，本家大爷、二爷是上南乡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忽听外面有人声。甘妈妈一回头，听见后窗户那里有人叫说：“妈呀妈，你老人家这里来。”甘妈妈说：“老员外，暂且请坐，我女儿叫我哪。”说毕，转头出来。

温员外仍与从人讲话，说：“你们家大爷、二爷上南乡去，离这有多远哪？”从人说：“远倒不远，一百多里地。大概也就在这一半日回来。凑巧今天兴许回来。”温员外那个意见，就打算给大爷、二爷送信为是。

正说话间，甘妈妈从后面过来，也是皱眉皱眼，甘妈妈也添了烦了。员外说：“甘妈妈请坐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员外请坐。”从人问：

“妈妈到后面作什么去来？”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员外，方才是我女儿将我叫到后面去了。我女儿一生好管不平之事。她要见着不平事，就要伸手去管。老员外这件事情，她要替你们出气。”员外说：“姑娘小姐，怎么能够替我们出气？”甘妈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养活的娇儿，练了一身本事。明天叫你的女儿躲避躲避，她去替当新人，待下轿之时，亮出刀来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员外说：“那可使不得！”话言未了，忽见朱文打外边跑将进来。

此人一来，不知端的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

朱文朱德逢恶霸 有侠有义救姑娘

且说姑娘叫过甘妈妈去，同她娘一说，她要替人家暖玉小姐去，暗带短刀一把，下轿之时，杀个干干净净的。妈妈一拦她，不叫她去，她就要行拙志。妈妈也是无法，故此到前面与温员外说这套言语来了。温员外也是为难。甘妈妈也是着急。温员外说：“那如何使得！”

忽然朱文慌慌张张，手中拿定打马藤鞭，从外边跑将过来。温员外从人赶着给大爷跪下磕头，说：“大爷从哪来？”大爷也不理论那些从人，过来先给温员外行了个礼。从人冲着甘妈妈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家大爷。大爷，这就是沈大爷的姑母。”朱文过来，与甘妈妈行礼说：“姑母，你老人家到得孩儿家中，可巧我们哥儿两个没在家，慢待你老人家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，我们在这打扰你们。”

朱文心中有事，不能净自陪着甘妈妈。一回头奔了温员外来。温员外伸手一拉朱文手，放声大哭说：“贤戚，我们祸……”那个祸字底下的言语尚未说出，朱文接过来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说了。侄男从你老人家那里来。听见赶集的说，我赶紧到了你老人家家里。听见隔房两位老太太说，你老人家上我们这里来了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好恶霸，欺我太甚了！”朱文说：“老伯自管放心，我这就写呈子，长沙县还不行，我知道长沙县与赖头龟换帖，告他往返徒劳，非长沙府不行。你老人家不必忧心。我们两家较量较量。搬不倒郭宗德，我誓不为人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？贤侄且慢。刚才我女儿听见此事，她一定要替她温大姐坐这一次轿子，暗藏短刀一把，待等下轿之时，

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朱文连连摆手说：“姑母，这件事万万使不得。我这个表妹可许配人家没有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早已许配人家了，还是侠义的门徒。”朱文说：“倘若要叫人家那头知晓，姑娘可就担不了。再说，为我们家的事情，我天胆也不敢，实系担架不起。”甘妈妈也就没法了。

朱文立刻写呈子，说：“老伯暂且在我家听听，我前去递呈子、听信息。”员外点头。朱文本是文秀才，朱德是武秀才。写呈子朱文不费吹灰之力。外头备了两匹马，带着一名从人，直奔长沙府。事逢凑巧，长沙府知府没在衙署，送按院大人去了。一打听，回来的日限不准。这个事又等不得，后天就要抢人，如何等得了。只可转头回来，再作主意。他这无名火是霸道火性，往上一冲，举家性命都顾不得了。

朱文离了长沙府，正走长沙县，到了长沙县衙署的门首，心中一动，想着自己这个事是理直气壮，他们虽然是把兄弟，难道说他们就把这门亲事断与赖头龟不成。再说，我先在他这里递了呈子，他与我办不好此事，我再去府衙门告，也不算是越诉。想毕，就下了坐骑。从人说：“大爷，到这里告他可不好哇！难道说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们是把兄弟吗？”朱文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少说话。”从人也就不敢多言了。所带的呈子，是到知府那里递的呈词，到县衙也就用不着了。

朱文一直扑奔大堂，正对着这位太爷升二堂理事呢。朱文打算要槌鼓，忽见打里边出来两个青衣，刚一见朱文，笑嘻嘻赶奔前来说：“这不是朱相公吗？”朱文点头说：“不错。”青衣说：“很好，倒省了我们的事了。”朱文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青衣说：“我们太爷派我们去请你老人家去。”朱文说：“好，我正要见见你们老太爷呢。你就给我回禀一声。”当即同着青衣进去。

知县姓吴，名字叫天良。原来双锤将的片子早就到了，随着五百银子，托付吴天良买一个贼，攀告朱文、朱德是窝主。吴天良暗

地里叫官人通知犯罪的贼人，一口将朱文、朱德攀将出来，说他们是窝主，给贼人消赃。暗地办好，知县升二堂，带贼上来审讯。贼人就把朱文、朱德招将出来。叫他画了供，出签票拿朱文、朱德。

官人领签票刚出去，正遇上了朱文。故此就把他带将进来，面见知县。朱文身施一礼说：“学生朱文，与父母太爷行礼。”知县把公案一拍说：“好个大胆朱文，你是圣人的门徒，聚贼窝赃。现有人将你供招出来。”当即会同教官，革去了他的秀才，暂将他钉镣收监。朱文在堂口百般叫骂，狗官长，狗官短。知县把耳朵一捂，退堂归后去了。把天良一灭，就得了纹银五百两，这可真是无天良了！外边的从人一瞅主人钉镣收监，自己把马拉过来，骑着一匹，拉着一匹回朱家庄去了。一路无话。到了自己的门前下马，进了院子，往里就走。一直扑奔厅房，正对着温员外在那里等信呢。甘妈妈先瞧见，这从人就把已往从前的事情，对着甘妈妈述说了一遍。温员外一见，还是不行，倒把朱文饶上了。忽然又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说：“大爷在家里没有？”从人说：“怎么件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可不好了，咱们二爷叫郭宗德诳到他们家里去，收在空房里头了。”众人一听，又是一阵发怔。

原来赖头龟抢人这个事传扬遍了。这朱德刚打南乡回来，也是带着一名从人。他是武夫，好走路。正遇见有人讲论，可巧叫他遇上了。过去一打听，人家说明天瞧抢人的，就叫朱德听见了，又过去细细的一打听，可巧人家不认得朱德，一五一十就把这个事告诉他了。

朱德立刻带着从人，奔郭家营。不用说，见了郭宗德便破口大骂：“好赖头龟！你敢抢二爷没过门的妻子？”刚见着他的从人就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快把赖头龟叫出来！”从人那里敢怠慢，立刻传话。不多一时，赖头龟出来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原来是朱贤弟。”朱德大骂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！你和我呼兄唤弟。”郭宗德说：“兄弟，你今天是带了酒了。不然，我一还言伤了咱们的好交情了。”朱德说：“赖头龟，你